



河峇叢書

1曾5  
119  
2



韻  
門 119  
號  
卷 2

藏  
本  
北  
氏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三



宋長洲勉夫王樹著

明秀州元張張晒校

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有理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

卷之三  
既差我馬獸之所向麀鹿麀麀曰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鴈于飛蕭  
蕭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  
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  
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  
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  
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育後我邦家  
是家字與居字音協之例也蓋當時自有此音

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爲然漢刻中如吳  
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旣多假借  
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各  
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  
遠送于南皆以爲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

此二字未為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  
 釐字耳如康衡詩曰莫學詩康鼎來康說詩解  
 人顧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為釐猶  
 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  
 選賈謚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  
 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  
 生詩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因而考之古人  
 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

戶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  
 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  
 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  
 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推之

莪儀

洪丞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莪儀二字皆音俄  
 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

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  
蛾作蟻徐廣音犧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  
儀而司隸魯峻碑又作蓼義此猶商之阿衡或  
為倚衡倚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倚莪義  
等字同為一音又觀賈誼鵬賦曰請問于服子  
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諶其菑淹速之度兮語予  
其期岑彭傳輿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  
有蟲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

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  
為緇漢人書災為菑正此音也觀菑災字協時  
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  
通用如此

三傳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  
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  
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牴牾

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聲姜穀梁以爲成風以哀姜爲說者則以哀姜旣絕於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爲非禮以聲姜爲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成風爲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爲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爲隱公毋或以爲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作文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楊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而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古今文人近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

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痞鬼文甚工其源正出於逐貧賦

噴嚏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正者必噴嚏祝云有人說我按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

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余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說

古語推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東坡賦杜康啜其爵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擬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為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葉傾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

造酒者江東姓劉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  
爲酒名又近時稱三薄爲仇香似此之類甚多  
其與湯燁トキ右軍醋浸曹公之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  
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  
竹瓊瓏篴後謝好箏凍籠屬栗沈平笙又曰長  
洲茂苑綠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

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  
亦儼隨宜且教取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容坐  
唱歌滿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到碧雲合處  
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又曰  
貞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  
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  
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叙舊游有曰  
沈謝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



著作詩則所謂瓊瓏謝好陳寵沈平李娟張態  
真娘心奴楊瓊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  
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題餠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餠字思六  
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  
題餠字虛負詩中一世豪余讀周禮疏羞籩之  
實糗餌粉餈鄭箋今之餈餈安謂六經中無此

字邪又觀揚雄方言亦有此字茗谿漁隱謂古  
人九日詩未有用餠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  
詩有買餠沽酒之語

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賃為赭衣春於  
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卦  
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為阿衡夫湯所聘者伊尹  
而傳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餘世而此言

湯時傳說無乃誤乎

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余觀楊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條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

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又觀唐人詩集有白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申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爲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而王

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裏百轉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夫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詩閭闔開蕙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人下句而以己意貼之

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  
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  
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行爲七字句者如  
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川四面平  
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謂老  
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  
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  
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

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  
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  
裏盧懷謹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  
懸是皆體貼此意

韓李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  
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  
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

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  
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賢士也其一  
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  
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之禮  
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  
論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

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  
君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  
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喝死時杜  
詩老妻画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韓詩已  
呼孺人長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林因知韓詩亦  
自杜詩中來儲光義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  
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絲囊

懶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  
囊世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承露  
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按華山記弘農鄧紹八  
月朔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柏葉露食之  
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  
等宮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  
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凌晨拭目  
唐人千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

故事

不識撐犁

緇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戶謝啓陸機閱史尚  
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成於骹骹沈元用  
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  
慙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余謂  
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  
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

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

### 豹文鼯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嵬佗劉士玄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

鼯鼠武帝賜絹百匹余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綴之外服加於肩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尚書着紫荷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橐囊也荷乃負荷之荷人讀爲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余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王負紫荷歐宋之語豈無自邪

又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橐簪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技鼠

今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爲貓鼠之鼠唐藝文



類聚亦編入鼠門不知乃螻蛄非鼠也案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為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不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鼯鼠五技而窮並為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歛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為鼯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

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為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論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况者有之不過用鸞鳳虎豹鷹鵬之類而已穿有以犬為者後漢張表碑

卷之三  
云仕郡為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上官，奔走為用者，為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杜荀鶴句

高齊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余考荀鶴詩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

前閒退之易閒字為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誰人肯向死前休，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浮世多從忙裏老。

陳文惠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

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  
香哉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芼以薑橙而  
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詩曰小船燒薤搗香薑  
李巽伯詩曰香薹何處煮鱸魚魚作香字未爲  
非也余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  
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邪但此鱸魚香  
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  
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旣已失之而周

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  
且謂芼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  
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  
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名炙

漢書載楊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嘗於卓氏東  
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  
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

細君良注謂方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  
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  
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欲  
談者卷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同聲謂候衆言  
舉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宛舌漢  
書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而史記  
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  
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

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  
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曰李  
廣軍極簡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  
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佚樂  
故咸樂爲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書爲疎鹵也

壞麻

唐書陽城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  
以裴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

儻相嘗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為侍御史  
鄭注求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  
人敢茲罔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  
福二年以李磎為相宣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  
其麻而哭之乃授磎太子少師

蕭張封地

鄴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嗟按  
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是則蕭何封贊明矣

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  
序功第一就封於鄴誤以為沛地之嗟矣楊巨  
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鄴侯姚  
合詩曰鄴侯宅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鄴侯鎮諸  
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鄴鄴侯也  
唐書釋文鄴南陽縣名則肝切此正得之留亦  
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所  
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

城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  
為信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家記乃謂張良封  
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  
侯廟詩注曰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  
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  
數端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為廬江

王應劭曰廬子國廬子國即廬戎之地按左傳  
廬戎自在宜城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  
之廬矣楚之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  
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舜  
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  
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為舜漁之所子胥之胥  
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  
為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

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  
為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  
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  
乃以岳陽巴丘湖為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  
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  
而傳乃以為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即高祖封  
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  
可驗也

### 三術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鑄孝公應劭注  
謂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  
二也富國強兵三也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  
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  
富國之說即霸者之用耳鑽者取必入之義是  
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  
又曰雖致負乘器初無挾術鑽正用此事今人

懷所製求上官知者目曰鑽具正此義也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瀟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士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瀟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卽漢武登瀟天柱山是也按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卽廬之南嶽非有異也廬州古廬

子國卽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爲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邪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論語注謂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



澤縣皆有舜之遺蹟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  
正舜耕之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  
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皆立禹廟翠微考異  
以宣之當塗正禹之聚所

種田養生蠶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  
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  
一畝收百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

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  
何其寡也嘗以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  
嵇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  
文書斗爲斗字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字爲斗  
字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冲吳都賦  
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蚕之繭注謂有蚕一  
歲八育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蚕以其地暖故爾  
俞益期賦曰日南蚕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

地多生蛙無時不養蚕此言可驗也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蚕共作一蚕與前說異

蒼茫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茫兩字古人引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不聲蒼字廣韻音麤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按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字音莽自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注並

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夫蒼茫背殘曛江路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不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  
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  
二事而已余考邕集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

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  
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五星辰錯，謬  
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  
阜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封悉有據，依皆傳所不  
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  
太公稱尚父，邕以為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  
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為相國，一表其詞甚切，  
謂卓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為

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  
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為相國，正邕之所啓也。

畢萬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未嘗稱王。厥  
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  
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按王粲係畢  
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  
王，因以王為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

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為畢氏裔條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媯陳田王氏五姓為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為婚而已自取三前之女魏東萊王基為子納太原王沉女皆不以為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

童烏已已

童烏舊說謂楊子雲之子小名有一先輩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一句烏連乎字作嗚乎字讀謂歎聲也似亦理長按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為子雲之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為我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趙德夫謂已已蓋其小字金石錄

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為名或以名為字或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顯然著於史策者尚爾不可辨况所謂小名小字者哉此猶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此體魯直初見不知唐詩此體甚多張佑

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闥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鞮

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白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廳事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爲黃閣初非用黃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益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

厭火災遂爲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牘褥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爲永式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

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  
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通等傳故劉禹錫詩  
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  
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爲人作表自買黃紙寫  
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  
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  
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  
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

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曰  
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  
紙敕書用涓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齋雜記  
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  
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爲君命而然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三終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三  
...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四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弢張炳校

晉鄭焉依

左傳晉鄭焉<sub>レ</sub>依<sub>レ</sub>焉<sub>レ</sub>今讀為延<sub>レ</sub>字非媽<sub>レ</sub>字也然觀  
庾信有晉鄭靡<sub>レ</sub>依<sub>レ</sub>之語是讀為媽<sub>レ</sub>字矣考顏氏  
家訓諸子書焉<sub>レ</sub>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媽<sub>レ</sub>自葛  
洪用字苑分焉<sub>レ</sub>字音訓告訓何訓安當音媽<sub>レ</sub>如



於焉嘉客於焉逍遙焉用彼焉得仁之類是也  
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  
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爲二音河北混爲一音  
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  
庚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元寶

徐彭年謂明皇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  
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爲寶也其後

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  
楊妃之爪甲也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  
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  
字文或循環讀爲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字  
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爲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  
指爲開元皇帝時錢邪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  
王元寶之名乎說余觀王泉子載錢文有元寶  
名因呼爲王元寶疑徐誤引此

鑄錢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

徧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為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授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葬毋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

八卷之四  
三  
先見於秦太后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人知王父  
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  
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  
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  
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  
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爲誰人知唐太宗以此  
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觀案史記伍  
子胥傳前漢王父偃傳皆曰日暮途遠吾故倒

行逆旅之於道也誤以施字爲旅字多於道二  
字史記王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寧元年  
單于入朝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嫱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懽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  
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  
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

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  
求美人為關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  
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  
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次乃窮  
竟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  
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人掖庭  
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  
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

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  
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  
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  
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  
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  
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  
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  
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

盡召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  
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  
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  
此事前漢既略當以後漢爲正

嵇康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  
師箴聲無哀樂論余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籍  
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

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不知又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  
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  
餘言辯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  
中下三篇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  
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  
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文總自謂嵇康集十  
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

五卷謂何

東道主

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  
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  
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  
人之說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  
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謁魏  
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

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  
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  
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  
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  
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  
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

公丁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  
藻人物矣

阿堵

今人稱錢為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  
方言猶言這小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為是言非  
真以錢為阿堵也今直稱錢為阿堵不知阿堵  
果何物邪且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

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豈必錢邪此與王子  
猷以竹為此君之意同裴迪詩曰竹君者是也

魏舒

人在世間不必贏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  
同樂此政樂爾苟為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  
事晉魏舒位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  
高然惟有一子一孫皆先逝瑩然獨處愁苦無  
聊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

獨之苦每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秋心養氣增  
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或以散憂  
寵則寵矣樂安在哉當此之時不如一介之上  
無榮無辱優游蓬華之下仰事俯育團圍笑語  
和氣滿懷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貴  
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  
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  
其不足哉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

其悲苦無聊則所與貴與壽者無補其爲樂又  
不如不與之爲愈也不知天與其貴與壽者將  
樂之邪抑困之邪殆不可致詰也

避諱

文字率多者如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爲征月史  
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  
曰端乎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  
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



書謂野雞夜雉惠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  
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  
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毋石作開毋石武帝諱  
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  
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  
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辦  
裝爲辦嚴或者以爲稱人當日辦嚴自稱曰辦  
裝不知辦嚴卽辦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爲

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  
操以杜操爲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爲嘉興  
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  
保爲保傳以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  
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耀愍帝諱  
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  
岳爲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晉  
人謂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

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廬為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為旅賁郎將中舍人為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為武如武賁武丘

武林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為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照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直改曰仁愿玄宗諱隆基思

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竝去隆字君基太一民  
基太一竝作其字隆州爲閩中隆康爲普康隆  
龕爲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  
章爲鐘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爲薯藥至本  
朝避英宗諱曙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  
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韋純  
改名貫之韋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  
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

行諱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  
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爲平山敬宗諱弘徐弘改  
名有功文宗諱昆宋緄會要作宋混鄭涵避文  
宗舊諱涵改名瀚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帝  
諱忱常諱改名損穆諱改名仁格石晉高祖諱  
敬塘拆敬氏爲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  
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  
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

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  
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又  
避桓温毋諱更稱小字武生虞茂避明穆后毋  
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  
言長悉曰修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  
陵為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為崇  
文館王館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  
為鄒稽賈魯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葦

幸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  
遷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為太子少傅  
呂滑効涵謂不避父名少康劉温叟以父諱岳  
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晉肅不赴進士舉  
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孟談為  
孟同范曄以父諱泰後漢郭泰曰郭太李翺祖  
父諱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錢王諱鏐以石  
榴為金樓改劉氏為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

呼密爲蠶糖，僞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爲武明主，以武成縣爲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土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爲處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爲嚴，合爲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昭案說。

文自有召穆字，以昭爲召，蓋借音耳。公之論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官者韓談，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齊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緇素雜記

亦莫曉所第考之蓋唐初爲世祖諱耳

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太  
謬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  
樓鼓角聲和平以爲盡李愬之美又曰始之元  
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爲盡憲宗之美  
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  
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

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  
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神助則  
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  
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  
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  
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  
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入復見太平  
官府如此僕嘗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

子美悶詩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使余若此從玉逸少語當卒以樂歿豈復有悶邪夫西清詩話此言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見青山白水固自可樂然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其愁不見其樂豈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無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為悶邪

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人之窮余因知子美之言為不妄也

景仰前修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觀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

知此謬其來尚矣近時名公如東坡亦承此謬  
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詩曰不獨二疏爲可  
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已

###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世道不  
相容嗟嗟張長公此蓋言張釋之子耳釋之子  
名摯字長公隱而不仕見推於時據南史又有  
一張長公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

長公與庾肩吾充其選陳宣亦曰昔吳國張長  
公耽酒年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是則有  
兩張長公矣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  
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  
少釋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次  
幼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  
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穉卿兄昌字次卿  
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



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  
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公次公此理明甚  
張長公之名自陶淵明發之

髯奴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綠坡竹  
注王褒髯奴詞曰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  
田之苗按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  
王褒也褒所著者僅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之

得此詩大以為憾炳之余曾大父也上字諱伯  
下字諱虎仕至戶部郎家有畫像存為髯而肥  
魯直此筆藏於家有過庭集三十卷行於世舊  
有坡仙簡牘王會之抄老秦取之去今不知所  
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在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  
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却回權

德輿曰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 度曲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

曲未終之語為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太各切余觀西京賦復引元帝自度曲為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為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却可以為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

雖黃辨此二音頗與余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夫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賚非也

三公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為除贈曰司空公司徒公太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贈司空公王衍之徒贈太尉公又如賀拔欽昔除司空公及薨贈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

義爾余觀漢孔廟碑有曰吳雄為司徒公趙戒為司徒公知是之稱不為無自矣

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歿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為切當於理余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敞段之意同余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觀其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

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拳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寘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揚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恩之故觀其詔曰迺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

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  
等稍自悛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  
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  
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霍氏  
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筭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  
此蓋論其顯然者不知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

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  
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  
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  
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  
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  
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  
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  
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

人知是劫灰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  
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  
始也薛正已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  
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若谿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  
倒簷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全與  
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曰劉邈

簷花初照日之語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簷花  
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  
詩曰燕子戲還飛簷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  
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  
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劉邈之  
先已有簷花落三字矣李白詩簷花落酒中李  
暇亦有簷花照月鶯對棲之語不但老杜也詳  
味周用簷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

處不合甚膠大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深泥出處其紐合之工出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中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鍼線探新燕寶釵落枕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間爲窗眼謂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說非無據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遠蓋婦人妝罷以餘粉指印於窗牖之眼自有閒雅之態余嘗至一菴舍見窗壁間粉指無

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夫同慶臣無勳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後主亦白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

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此事如何著得儂又用南唐史中語又觀北史有一事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羣官有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此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刻云短啓出於晉宋兵

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自云死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死罪自漢魏以來已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欽陳琳諸人書牋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阮嗣宗謝玄暉任彥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謂法帖中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弔喪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弔喪



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

漢碑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經書語疏太略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回劉修碑曰動平儉中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鄉黨迢迢朝廷便便孔彪碑曰無偏

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導齊以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桓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恕薛君碑曰永矢不渝嚴發碑曰鑄堅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曰泥而不滓洪氏謂此涅而不淄非假借則傳異也僕觀史記屈原傳有曰嚼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嚼然涅而不淄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考乎東漢如熊君碑隗囂傳亦

皆有是語不特費鳳碑也

萱堂桑梓

今人稱母為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為王前驅過時不及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

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為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萬恭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為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為鄉里用矣

韓信

韓信始伐魏既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

爲疑兵陳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妻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爲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尚安能行木罌渡軍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

爲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歛兵方次規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而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乃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泚水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二國最爲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取燕以

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門而坐而師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間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為漢家之人傑也與

名字相公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公此必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生輩慕司馬食其為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四磾魏有于栗磾者

太上皇名  
懶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毋媪無姓然唐宰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煇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余謂太上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名煇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蓋出於皇甫謐帝

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后文帝薄后以全考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本傳初未嘗用也且太上皇之名毋媪之姓不見漢書者史以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質略上皇無名毋媪姓此說失矣

陳君及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四終

公重信譽容業著於世

...

...

...

...

...

...

...

